

中
西
紀
事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一

江上雜錄

江楚黜教

西人之入中國也。藉傳教游歷各省。則出自法郎西者。蓋十之九。自壬寅議撫通商。越三年而法人在粵。請弛華民傳教之禁。部議允行。具詳第二卷中。己未天津議撫。載入法約第十三款內。然與在粵所請大畧相同。迨十年換約續增第六款內。開華人無論軍民。有傳習天主教。會集講道。建堂禮拜者。地方官不得妄行查拏。違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害天主教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墳塋地方。

等件。應賠還法國駐京公使。轉給該處奉教之人。於任法國傳教之士。在各省租買地土。建造自便等語。查舊檔康熙雍正間。因西洋傳教之風日熾。大吏請申康熙八年直省開堂之禁。奏請各省及粵東外府縣之天主教堂。悉撤爲公廨。歷經查辦在案。法人所索賠還之地基。蓋卽指此。而中國傳教之奸民。互相煽引。滋擾無休。江西撫州門外。有法夷在義冢之旁。租賃民屋一區。常以黑夜傳教。亦不敢自立教堂名目。其他如撫建袁瑞臨吉等處。亦多似此。惟吳城東菜園地方。設有教堂。多歷年所。道光間新建知縣某。援禁撤毀。嗣又于望湖樓下。改設一區。咸豐五年水

師統領。今兵部侍郎彭玉麟復率兵勇毀之。以其地爲龍王廟。時天津新議未行。法人及傳教之士不敢阻也。京師換約之踰年。法人請赴各省傳教。由總理衙門給與執照。有法士羅安當者。來至江右。舟泊九江。遣其副方安之赴省。向南昌府衙門呈遞照會。約期晉省。時江西巡撫毓科會商善後。總局派委予及前署德化知縣張國經充接待使。前赴撫州門外晤方安之。方固廣東南海縣人也。據稱羅教士現已自滬起程。帶有總理衙門咨文。面見大府商請一切事件。竝據方安之稱省城內快子巷有法國新置一區。以爲育嬰公會。內養女嬰十餘人。請入視之。約以暮

歸。稟之大府諾焉。時十一年十一月也。踰月十八日。羅安當至省。由方安之先期照會。請代通報。爰暨張令會同南昌。新建知縣約相見于公所。羅行免冠禮。遂同入城。自撫軍以下。皆按平行禮接待。坐間。面呈恭邸咨文一角。則賂還吳城教堂事也。時已歲暮。法士請在城內育嬰公會過年。撫軍許之。初。羅安當將至。江撫傳詢相見儀注。予因檢天津新議法約第四款。內稱兩國官員辦公人等。因公往來。各隨名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禮。法國大憲與中國京外。京外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法國二等官員與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劄行。其兩國平等。

官員照相竝之禮等語。詳其文義所稱。彼國大憲指全權公使而言。中國京外大憲指京師之王大臣及外省督撫而言。若所稱二等官員。則彼國之總領事及正副領事以下也。又檢英約內開該國正領事與中國道台同品。副領事繙譯官與知府同品。凡衙署相見會晤文移均用平禮。又英人在滬照復桂相。援法國二等官員類推領事官。既與道台同品。總領事應與藩臬同品。今統核二國之約。必彼國有全權官銜者。始得與京內之王大臣京外之督撫平行明矣。查羅安當不過彼國一傳教之士。本無官職可比例。而據其前次來東。稱法國總理江西傳教事務。則與

現在九江領事自稱總理江西通商事務者同。九江領事既與九江監督同品。來往文移悉用平行儀注。則其行文撫憲須用申陳。與道員行文撫憲之稱詳稱稟者同。而其來往謁見亦當如司道見督撫之儀。轅門外下輿由角門進。督撫迎送如見司道儀。今羅安當比照九江領事官例已屬優待。謹摘錄條約繕具清單呈送核行。等因。撫軍是之。及羅至省二次。東內忽增入代理全權大臣字樣。予方請中丞駁回。而中丞已傳諭升炮開中門如督撫相見之儀。江省紳民聞而駭之。羅既出有識之者曰。此二十餘年前潛匿廂巷中。

廂巷卽其舊天主堂地名被前撫吳文節公驅逐出境

者也。又有識方安之者。以爲卽江西之撫州人。適羅安當
攜其傳教告示。請飭地方官張帖。衆議洶洶。踰年而難端
作。

當法人之請領執照也。分遣傳教之士。游行各省。將至楚。
楚南長沙湘潭一帶。傳教之奸民。相與夸耀其事。以爲吐
氣揚眉。復見天日。楚之紳士聞而惡之。乃撰爲公檄。議黜
天主教。有昇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詭寄者。執之。有習其
教者。宗族不齒。子弟永遠不准應試。大畧謂其藉宣講爲
名。裸淫婦女。設女嬰之會。采取紅丸。其他種種奸惡。描寫
盡致。流傳入江。正羅安當持照赴省。逗留不去。時值試期。

將及江省巨紳大集于豫章書院。則有告歸之翰林院檢
討夏廷渠在籍之甘肅臬司劉于溥等。將楚南公檄鳩資
付梓。一日夜刷印數萬張。徧揭省城內外。通衢法人聞之。
請詰主者。會同治改元。江撫內召受代者爲沈幼丹中丞。
葆楨未至。則督糧李黼堂觀察。桓文恭子也。時方升任藩

司護撫篆。乃以五日京兆辭。迫中丞至。赴懇不面。往拜。闕
亾。于是教士益失望。而時值南昌郡試之期。學使之按臨
者亦及焉。二月十七日。予在郡署校閱。日晡。王霞軒太守
必達南昌孫雪筠大令。家鐸急走語予曰。頃見外間揭帖。
期以明日午刻。拆毀天主教堂。倘激而生變。非但地方官

未便。卽委員亦未便也。予曰爲之奈何。二人曰檢討主講豫章。雖不預謀。可以止之。予曰檢討日飲無何。杜門謝客。惟兒子識其小阮數人。請往覘之。歸寓呼兒子策騎疾去。甫出門而羅方之謀者至。告曰嬰堂已被劫。主人幸無恙。今疾趨出撫州門矣。然女嬰已失勢。將及城外教堂。不識能保全否也。予乃偕張令亟趨郡署。則兩首縣皆在焉。遂同詣快子巷。除育嬰會被毀外。又拆從教之店屋民房數十間。漏初下。城門已閉。歸告中丞。中丞嘆曰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報也。雖然辦理不善之咎。我輩自任之。幸勿作緝捕論也。爰據實入告。自請嚴議。而地

方官及委員之接伴者皆不及于効。

十八日再毀法國城外之舊天主堂。又毀教士坐船一隻。皆夜毀之也。羅安當之逸而出也。與方安之分道而走。方至瑞州。羅至撫州。中途憩息于從教陳姓之宅。是日予探得城內及城外散失之女嬰共二十餘人。皆在南昌之荏港與進賢接界。蓋教士之謀者告之也。予以語雪筠曰。女嬰之在荏港。有乳婦領之。將送至撫州。該夷育嬰會中。然省中事起。沿途皆以逐天主教爲名。若女嬰被劫。彼固何罪。尤恐教士之有以藉口也。雪筠乃選派妥役。自在港截回。逐名點驗。連乳婦共二十七人。以舟送入撫州。果也。南

昌進賢兩界之居民。以搜捕羅安當不得。連劫陳姓數家。羅逃入滬。由滬至滬。遂達總理衙門。旋准恭邸函致中丞。意欲仍照賠還完案。中丞議以五千兩償其教堂。嬰堂及酌貼從教被毀之房屋。派委予至滬面議。而羅安當聞委員將至。避入上海。由上海總領事控訴該國駐京公使。來文內稱連年各處被虧。及現在省城進賢兩處房屋器用經典等項。共計估值七萬兩。又欲索撫州門外之丁家山及九江西門外之琵琶亭空地。以備該國教士隨時建造房屋教堂墳塋之用。交羅安當承管。由總理衙門咨照在案。踰年羅安當方安之。復乘舟赴省。理論方泊滕王閣下。

見河干豎一大旗。禁止法夷入城。隨有拋擊碑石。飛中其舟。始解纜下駛。中丞派員前往。諭以迅速赴海。由九江關督會商辦理。該夷始稍稍斂戢。卒以二萬金議結完案。又索九江城外琵琶亭空地若干畝。卽美界外之餘址也。法人在滬。既無貿易。亦無領事。而以傳教與波。占立馬頭餘地。故英美二國商人亦陰慕之。謂其爲不商不賈之游民。皆約中游歷二字啟之也。

方教堂事之發也。江省紳士。以衅由揭貼公檄。轉相號召。遂爲拆毀者。口實相與究問。江撫辦理此案。不株連紳士。不牽涉地方官。乃由檢討夏廷楨。呈送骨殖一包。銅

管一具。血膏一合。向江撫面稱骨殖起自該夷教堂院中。銅管係取睛所用。血膏係嬰兒精髓合成。中丞以其言多不經。亦無根據。發交南昌府縣查辦。經南新二縣按蒸檢法檢驗。該骨數具。並無傷痕。其銅管血膏似係外洋之物。亦不識其所用。因詳稱奉發各件。在該紳等雖非雀有所見。而地方官實已先有所聞。除骨殖業已驗明。應毋庸議。外。其銅管血膏。究係外洋所用。無從辨認。一經傳播。便駭聽聞。亦似非無因而起。應將原件繳呈。請卽咨照總理衙門。轉向駐京法使查詰。咨會來江。以釋紳民疑團。以敦中外和好等情。由江撫咨行在案。繼以此案仍照賠款議結。

其事遂寢。

楚中黠教之公檄既行。法人之傳教者。與江西先後並至。遂有湖南之長沙湘潭等縣起而攻之。江西拆毀教堂在元年二月間。而楚中湘潭之役。亦以是時踰月。有江西南豐編修吳嘉善者。自楚中踰歸。過省中館。于夏檢討之宅。時檢討竹林方以江事爲憂。聞編修自楚歸。詢以楚事。自言其僑寓在楚。適教堂獄起。波及徒教數十家。該編修因習西洋繪事。傳其照鏡點水之術。嬉戲以爲常。一日突遇數百人。仡然而入。謂其爲天主教徒。將執之。某欲辨不及。毀垣而逃。則寓中之劫。擄一空矣。檢討之姪某。大令走

告予。予曰。今士大夫之從天主教者豈少哉。蓋某編修之託詞也。大令曰。請試之。乃倩編修傳其繪法。一日間傳寫數像。鬚眉畢肖。始信其言之不誣。傳聞楚中事發。地方官被劾革職。勒限嚴緝。然邸抄不具。惟是年三月初十日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于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前據該衙門奏稱。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妥爲辦理。茲據該衙門奏稱。各省地方官于奉文後。未盡認真妥辦等語。著該督撫轉飭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于交涉教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不得意存偏重。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摺內所

請各節均著依議行欽此。按此奏正在江楚毀教之後。疑卽該教士控懇入都。由該國公使照會云云也。踰年總理衙門照抄法國照會咨行江省。見中間所敘。皆江楚兩省之案。又竝索楚中賠款三萬兩。其湘潭等縣革職勒緝。亦同載照會中。蓋同一公文。而分咨江楚者。其後楚中如何議結。未見明文。若江省查辦此案。中丞不激不隨。方伯亦以楚事之嫌。陽謝之而陰持之。庶幾持平辦理者也。

按教法之害人。具見于魏默深海國圖志所載。及黃岡吳德芝所記。具詳第二卷中。予聞楚南公檄。謂其收養嬰兒。爲采生折割之用。室女自幼入堂。必過天癸之期。

始行遣嫁。而紅丸被其攝取。鍊入丹中。可以恣淫慾。資
長生。又言黑夜傳教。所投婦女丸。率皆春方。能令女
反求男。故其術久而不洩。間有泄其術者。令婦人帶歸。
試之立驗。然皆無左證。若江西紳士。送到之銅管血膏。
尤涉曖昧。而其揭帖中言。毀堂之後。放出女嬰。皆目瞪
口呆。不省人事。皆欲加之罪。而文致之。實無稽之妄語
耳。吾友孫雪筠。截回會中二十七人。逐名點驗。其十歲
內外者。尙能述其里居姓氏。且亦無一人訴稱教民害
已。不願入會者。此可見矣。惟予初在快子巷。查得女嬰
十三人。皆自五六歲至十歲。上下者。詢以所養小兒及

女嬰之在孩抱者。則稱悉付乳婆帶回家中。又詢此等
女嬰。從何而來。則稱斷乳之後。始送入堂。又詢以男嬰
豈無斷乳而稍長者。何以堂中不見一人。該教士詞窮。
捏稱贖回。或稱送入村塾中讀書。皆支吾語也。城外之
舊天主堂。予始查竝無收養之嬰孩。後聞自饒州帶來
女嬰十餘人。查驗與城內所收年紀大畧相等。則該教
士所云斷乳之後。送入堂中者。語亦近似。惟會中不收
男嬰而收女嬰。又男嬰之長成者。不聞置有義學。而女
嬰之長成者。必欲收入會中。且快子巷收養女嬰。僅十
三人。而查其照管之婦人。已有四名。且老少各半。此中

形跡種種可疑。時該教士又向予稱瑞州高安有女嬰業已贖回。後因擇配不遵教條。遂致兩姓涉訟。請代求大府。迅飭瑞州府審結。予不解其何意。令其具呈代達。內稱高安有育嬰會。係交本地從教之胡姓掌管。已歷多年。十年前有高安吳姓茂才。將女送入會中。迨其長成。前來取贖。當議付會中乳哺資二十千文。付過一半。便將此女領回。惟該會規矩。凡女嬰被人贖回。須在會立約載明。此女長大。仍憑教士作主指配從教之家。不得於教外自行擇配。今吳姓領回之女。胡姓係會中首事。欲爲指配該族教內之人。而吳姓堅執女已贖回。應

聽自行擇配。兩姓口角，遂互控入縣。由縣入府。現尙未結等語。予固知此中曲直，不辨自明。請轉飭瑞州府持平斷結。旋據府中傳集兩造供詞，與該教士所呈畧同。惟吳姓堅執女已贖回，應聽自行擇配。且素不崇信天主教，不願與教內人爲婚。胡姓不能難，遂由府中斷結。飭令吳姓補出十千文，交胡姓收領。胡姓代擇之配，應毋庸議。取具兩造遵依。由該府詳請銷案。詎教堂獄起。方安之避入瑞州。復嗾胡姓翻控。至今未結。當該教士呈請之時，予曾詰以收養之女，應指配教內人。則江省安得有從教相當之男女。又安能以從教之故，逼令遠

適異域。該教士笑曰。江省何縣何鄉無我國教中人。君固不知耶。旋據瑞郡函稱。胡姓呈送遠年卷宗。該族皈依教法。實始于明季。然則該教之行。由來已久。一旦張膽明目。恃有奧援。宜其禍之相尋而無已也。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二

江上寒交

勦撫異同

成廣暮年深見承平日久文弛武玩禁烟之令稍以操切治之輒啟邊衅東南奸民轉相煽誘未易旦夕平也天津乞撫琦相中以先人之言

上不忍生民塗炭始允其請迨舉事一不效輒

簡授親臣宿將授鉞誓師惜將軍參贊意在羈縻以致齎糧得志鼓棹長駝江浙之間沿海騷動然其怯者漏刃破膽忠者免胄歸元而于國事終无濟也

上輟飯拊髀。未嘗不意在良將。而閭臣臺吏。未聞有協心規畫。以仰稱

聖意者。乃憤懣而允撫事之請。論者徒見耆伊兩相。自稱受

先帝密旨。便宜行事。不知

上見時事日艱。于守土之官。僨軍之將。靡不寬其銜轡。示以優容。卽

大行遺詔中。亦引咎自責。不欲諉過于臣下。迨

今上登極。始明正其罪。告諭中外。是則撫事之請。乃

成唐不得已之苦衷。而非其本意也。琦相到粵。在二十年

冬大角沙角之役。卽在十二月中旬。

上赫然震怒。特授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計其時不但在虎門未失之先。並琦相奏給香港之議亦未之見。轉圜不爲不速。至靖逆在安徽途次。連奉六百里廷寄。飭其一意進勦。不可存一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事。少加寬縱。蓋是時琦相方與義律說明。以香港馬頭易回定海。奏至之日。

上恐其仍蹈撫事之故轍。故復申以

訓諭。然將琦相奏給香港一摺。發交閱看。飭令崔切查明。卽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准給予該

夷貿易致滋後患等因此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上諭也。迨琦相奏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先事滋擾。十七日又奉

上諭。該逆妄肆鴟張。現聞內地調兵四出。窺伺朕早料其必有滋擾之事。惟香港距內地尙有四百餘里。倘能嚴密防堵。該夷亦只洋面游奕。虛張聲勢。他何能爲。定海退去。兵船諒必歸并香港。恃衆負隅。儘力抗拒。若兵力單弱。遽行進勦。恐有疎失。本日已降旨飭令阿精阿。怡良等暫時協力防守。俟大兵雲集。再行攻勦。著奕山等兼程前進。抵粵後與楊芳會合。統領各省調到兵丁。奮勇直前。殲茲醜

類母稍觀望。琦善摺著抄給閱看。欽此。據此則是時成。唐主勦之見。獨操乾斷。萬无轉移。靖逆過江西。卽聞虎門失事。果勇到粵。去虎門之役。僅六日耳。其時所調各省到粵之兵三千餘名。是以

上飭令將軍巡撫先事防守。所可異者。果勇到粵。未嘗交兵。與英夷一決勝負。輒聽彌利堅呈請通商。代爲具奏。其時何不與各夷人說明。令先將烏漏兵船退出。以試義律乞撫之誠否。若彌利堅但以此爲義律緩兵之計。是伐謀也。若果肯帶兵船與義律講論。是伐交也。伐謀則攻其心。伐交則斷其右臂。不務爲此。而樹援增敵之。是慮。是病在

勝理而爲禁方者。欲以消散治之。不已。偵乎靖逆到粵。震于果勇先入之言。固已不能無怯矣。一旦兵臨城下。余葆純持其柄而搖之。彌利堅因其勢而利導之。六百萬之形。成矣。

上亦知痛勦之餘。必无納賂之理。惟念衅自燒烟起。償其價值。足以斲息兵端。不謂將軍等贏糧而資之以入浙也。自此絕口不言撫事。浙東連陷三城。更

簡任親臣。益以西北勁旅。思所以湔雪之。浙撫劉韻珂者。多機警。善與時俯仰。其自處也。欲身與名之兩全。見臺事日蹙。且將實逼省會。亟規以自脫。乃保奏伊相。請遣赴浙。

晉効力。

上不許。迨大兵敗績于慈谿。更陳十可慮以嘗

上。熹復埒片力薦之。伊相者。昔年以附和琦相。和議被

嚴譴者也。當其奉

欽差大臣之命。前赴鎮海。適琦相入粵。議撫咨會到浙。遂

逗留不敢進兵。又遣家人張喜來往夷船上。牛酒餽問。相

望于道。洎接得粵東繳還定海之札。遂以收復奏聞。

上以其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善嚴旨切責。卒與琦相先

後被逮入都。

上以其家人張喜事涉通夷。奉

諭自天津解交刑部。毋令中途與伊里布見面。核其前後。上已洞悉其居心行事。與琦善如出一轍。業經奉

旨遣戍。卽不令其終身廢棄。亦斷不使之重赴海疆。仍蹈前轍。直待浙撫兩次瀆請。始付杭州將軍耆英帶同往浙。遂爲白門請撫之張本。是則鑒前車而收桑榆。

上之於勦固已至再至三沈。審決策而出師無功。討賊不效。負乘致寇。諸臣能無怍焉。至于不得已而權其策之下者。固始願不及此。卽其再起伊相。亦因曩臣之固請。不得已而許之。非

上之中悔而冀其收功于晚蓋也。

浙撫劉韻珂受烏中丞之代。初到浙省。卽奏稱定海不可通商。臚陳八弊。持論甚正。迨洋氛入浙。東路告急。大兵又敗于慈谿。懼其實逼省會。乃陳十可慮之說于前。而埶片薦伊相于後。伊相到浙。首退乍浦之兵。亦中丞使之也。時將軍等已奉

密旨相機籌辦。而耆相蒞任杭州將軍。何以不在浙省了此一局。必待吳淞犯蘇。圖山入江。始踐前約。甚矣中丞之居心巧。而用計謫也。按十可慮疏中。却不及一撫字。然其末曰。凡此十者。皆屬必然之患。亦皆屬無解之憂。若不早爲籌畫。則國家大事。豈容屢誤。現在將軍赴海甯州查看

海口情形。參贊大臣文蔚。圍住紹城。調置前路防守事宜。究竟此後應作何籌辦。將軍等似亦尙无定見。臣渥被生成。若不將實在情形。直陳于

聖主之前。後日倘省垣不守。臣粉身碎骨。難蓋前愆。伏乞皇上俯念浙省事宜。實在危急。獨操

乾斷。飭令將軍等。隨機應變。妥協辦理。俾浙省危而復安。卽天下亦胥受其福。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夫曰獨操

乾斷。非欲

皇上之速定撫議乎。曰隨機應變。非欲將軍等之暫事羈縻乎。蓋恐省城一旦不保。而厠身之無地也。既倉皇而乏

徙薪之策。乃委曲以求代桃之人。其畧曰。臣前請將已革兩江總督伊里布。改發浙江軍營効力贖罪。未蒙

允准。思出自

上。臣何敢復行瀆請。惟念該革員之獲罪。究屬因公。且其按兵不戰。究與債事誤國者有別。我

皇上愛惜人才。凡中外獲咎。臣工苟心迹可原。咸荷棄瑕錄用。或令戴罪立功。不知凡幾。如周天爵。林則徐等。亦皆令其及時自効。仰見

聖德如天。不使諸臣終身廢棄之至意。伊里布與周天爵等同係譴戍之人。情罪似无二致。且公忠體國。並無邀功

近名之心。臣平生所見止此一人。現在將軍等差委需員。除隨帶司員之外。又調取各省丞倅牧令來浙委用。並令本省之貢舉生監查辦事件。若老成謹慎。不貪功。不圖利。如伊里布者。正可以備器使。況該革員爲逆夷所感戴。卽其家人張喜亦爲逆夷所傾服。若令其來浙。或該逆聞之不復內犯。亦未可定。可否仰懇

天恩。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効力贖罪之處。出自

聖裁。臣冒犯

宸嚴。不勝戰栗如蒙

皇上鑒其無他。伏望俯賜采納。浙省幸甚。海疆幸甚。謹附

片陳明奉

硃批所奏不爲無見。另有旨欽此。時

上已授耆英爲杭州將軍。遂

賞給伊里布七品銜。隨同赴浙旋奉

密諭。本日據劉韻珂奏請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効力贖罪。已有旨令隨耆英前往矣。現在浙省勦辦。旣難得手。則防堵是第一要務。萬不可再有疎失。該將軍等惟當激厲衆心。協力守禦。不可因前此失利。稍存畏蕙。致該逆乘機更肆猖獗。耆英此來。已諭令與該將軍等相度機宜。通籌大局。臨時自必密商。至防堵保衛。是將軍參贊等專職。

倘有疎虞。獲咎孟浪。朕惟將軍等是問。該將軍等接奉此
次密諭。惟有默識于心。斷不可稍露風聲。致令在事員弁
兵丁。羣相觀望。貽誤事幾也。將此密諭令知之。欽此。據此
則

成庸不得已而主撫。至此始露其端倪。而伊相至浙。適乍
浦告陷之疾。置聞。中丞趣之。至乍。以解眉睫之禍。伊相儼
疎。曾无遠慮。而中丞用意深巧。既幸紓其目前之難。又自
惜其身後之名。故不欲其成之于浙。以貽天下後世口實。
遂嫁禍于伊相。以始終之。白門城下之盟。中丞實身局外。
更貽三帥書。極陳後患。反覆千言。至于萬全无良策。則曰

當今之勢。戰亦敗。和亦敗。又曰大局既壞。攻補兩難。嗚呼。此以置事爲首鼠也。其謂逆夷感戴傾服者。不過修好于義律。及遣員護送餘姚被擒之夷婦。並張喜在鎮海定海間。數來往夷船犒問。此皆江浙士民傳之新聞紙中。以相訕笑者。而之以之汗鱗刻章欺朦。

天聽其咎。豈但失言而已哉。至鹿澤長舒恭受等來往夷船。預通撫事消息。乃迭次保奏。謂其能折衝于口舌。是則中丞之力持撫議。雖百口不能辯。予故摘錄其前後奏詞。以見非備人鍛鍊之深文。且以明非
庸算中樞之本指欺。

君昧良。未可盡咎之者。伊二相也。

壬寅之冬。洋艘既退。一時在廷諸臣。封章連上。有謂竭千萬坻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軀命者。

上念誓師命將。屢出無功。戰既無人和。乃失策。始追論前事降。

旨令沿海督撫。將一切敗將逃官。詳查崔核。交部治罪。于是先取辱國之靖逆將軍奕山。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兩江總督牛鑑。松江提督余步雲。先後就逮入都。交部臣按律問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余步雲先經裕帥家人控于都察院。奏聞。

上以其情節最重。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正法。奕經圈禁未久旋

援葉爾羌幫辦大臣。又用文蔚爲古城領隊大臣。而琦相
方自葉爾羌大臣升授熱河都統。于是江南道監察御史
陳慶鏞參奏。謂逆人之敢于猖獗沿海。兵丁之敢于逃竄。
馴至今日海鳥羣飛。鯨醜跋浪。爲所欲爲。莫敢誰何者。實
由琦善于外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惰我軍心。助彼毒
焰。今海內糜爛。至于此極。卽罷斥琦善。終身不齒。猶恐不
足馱民心。而作土氣。何況盤帶再加。脫俘囚而薰沐之乎。
奕經夜卽自大深居閩中。頓兵半載。會未身列行間。一朝

逞其虛憍之氣。志盈意滿。期于一鼓而復三城。卒之幾及不密。貽笑敵人。覆軍折將。一敗不支。此不復別科其騷擾。供億招搖納賄之罪。罪已不勝誅矣。臣亦知奕經爲

高宗純皇帝之後裔。

皇上親服。推念同氣。不忍遽加顯戮。竊意卽倖邀國典。亦宜圈禁終身。消除冊檔。無以貽

天潢宗室之差。豈料圈禁未及三日。輒復棄瑕錄用。且此數人者。

皇上特未知其見惡于民之深耳。倘其俯采輿論。誰不切齒于琦善。而以爲罪魁。誰不疾首于奕經。奕山。牛鑑。文蔚。

而以爲投畀之不容。維直道未泯。公論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按該御史奏中所抉摘。皆親臣貴臣能言。人所不敢言者。然亦以此爲妨臣所忌。不得久居其職云。

方琦相之入粵。議撫也。穆相有力焉。是時穆相主滿首揆之席。東吳潘相國爲漢首揆。皆直機務。東吳資望素重。而枚卜已在垂暮之年。凡軍國大事。皆穆相主之。軍機入直內廷。其在。

上前多造膝語。故穆相之主持撫事。中外莫得其詳。靖逆粵中奏至時。王定九相國鼎方自東河查勘回。聞撫議伏青蒲痛哭。爭之不能得。相國以憂死。聞其病劇。召門下至。

臥榻前。伏枕流涕。授遺摺數千言。力排和議。卒爲枋臣所
尼。不得上。白門之請撫也。而尙書竊藻方奉

命入直機務。尙誓于軍機爲後進。不敢自樹異同。迨見撫
事之亟。穆相力贊其成。東吳緘默無一語。乃持正力爭之。
成。庶心知其忠不能用。蓋度三帥之不能戰也。時事日艱。
上雅不欲持可否。迨三十年

龍馭上賓。

今上嗣位。其年夏六月。英夷以火輪船由海道駛赴天津。
直隸總督遣人詢其所自來。則以弔

喪對奏聞。

上連召穆耆二相入見。二相以請助執紼。出自外洋修好之忱。意在許之。而未敢訟言。

上知夷情叵測。一旦假以詞色。必有覬覦非望之求。與其却之于後。不如拒之于前。爰

命直隸總督遣放回洋。而夷人亦唯唯如命。遂自天津起旋去。

上見夷情恭順。始悟昔年之逞志邊疆。實自內外臣工未戰而先示之以怯。若今日呈請弔

喪。因其名正而許之。豈有龍輶葢塗于大禁。而令異言異服之人。苴茅獻酎于其下。

卽肉袒勢面。

在天之靈其恫之矣。洋艘既退。

上乃頒示膳黃。爲侯官雪冤。而首罪穆相。謂其傾排異己。深堪痛恨。遂並耆相罷之。于是勦撫之功。罪是非。千秋論定。而枋政之臣。欲以掩天下後世之耳目。不可得矣。

增錄殷兆鏞請罷天津撫議原奏

咸豐八年

爲和議貽禍至烈。伏求

博采讜論。力黜邪謀。早決大計。轉危爲安事。竊自夷匪犯順。無識庸臣。但求速和了事。國家苟安一日。彼卽爲一日之親王宰相。而社稷隱憂。不遑復顧。琦善耆英伊

里布等既誤之于前。致貽今日天津之患。今之執政者。復誤之于後。其貽禍更有甚焉者矣。近聞和議垂成。爲賠償兵資等款。以堂堂大一統之中國。爲數千夷人所制。輸地輸銀。惟命是聽。而禍之尤烈者。莫若京城設館。內江通商各省傳教三條。聞者椎心。雖婦孺咸知不可。臣意桂良花沙納身爲

大清臣子。稍有天良。必不忍嘗試入奏。

聖上燭照如神。即使嘗試入奏。必不至墜其奸計也。古語云。毋滋他族。實備處此。宋太祖云。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京師重地。外夷朝貢。猶且禁其出入。防其交接。禮

畢遄返。毋許逗留。安有強敵世仇。而聽該酋置館禱居。齊齒胡越。橫行輦轂。羌夷布滿街衢。自古及今。實所未聞。近惟琉球國都英夷盤踞滋擾。甚至闖入王宮。莫敢攔阻。此其患無俟臣縷述也。長江自吳泝蜀中。貫天下之半。與海口情形不同。海口通商。已爲失計。然辟之于人身。猶四肢癱瘓之疾也。內江華夷襍處。則疾中心腹矣。東南漕運。非海卽河。大江爲出入所必經。設一旦江海並梗。何由而達。仕宦商賈之往來。章疏文報之馳遞。海非要道。江實通衢。夷人但以數船橫截江路。則南北將成兩界。維揚漢口。畿綱疲敝。梟販競作。再得逆夷爲

遁逃主。鹽利必盡歸夷。而官鹽將廢。不但此也。所佔口岸愈多。聲勢愈大。與漢民交接事件愈煩。衅端亦易于起。地方官祖夷則民拂。祖民則夷拂。彼視虜一總督宰相如縛犬豕。其包藏禍心。无所不至。辟猶養虎在窟。養盜在家。隨時可以猝發。此議若成。大事便去。欲求爲東晉南宋之偏安。豈可得哉。至于傳教一節。臣不知其所謂天主者何人。大率惑世誣民。隱蓄異志。不然彼國尊天主。自行其教可耳。何必游歷各省。僕僕不憚煩苦。若是。近日之長髮賊。亦奉天主教者也。其煽惑勾結。已可概見矣。彼知輿地廣輪之數。山川阨塞之形。兵衛之

強弱壤土之肥瘠。到處交結豪俠。賤恤貧窮。爲收拾人心計。該夷蠶食海外小國。皆用此法。有明徵也。謀國者曰。通商傳教。此時姑先許之。候各省軍務完竣。然後舉行。夫民困于鋒鏑久矣。賊燄雖熾。人心未渙。猶冀重享昇平。若夫一寇復招一寇。天下何望。將士民孰不解體。或曰。屆時徐議。所以拒之。臣恐積弱之餘。萬難發憤。現值兵臨城下。大臣猶曰。釁不可自我開。相率覲顏忍恥。況許于前而拒于後。則直在彼而曲在我。誰肯爲國家出力耶。或逆有要約。不待賊平。遽入內地。布置周密。與長髮賊隱爲犄角。否則擊賊自効。別有要求。否則奪

賊之城邑而有之。以爲非取諸我也。種種棘手。謀國者曰。不和則戰。戰果有把握耶。臣請詰之曰。然則和果有把握耶。夫和果有把握。從前反覆姑勿追論。第自今歲北竄以來。我之委曲順從。不爲不至。何以猖獗日甚。可見諱戰求和。和愈難成。成則禍且不測。謂戰必无把握。何以前年李開芳。林鳳翔等北犯。凶餒數倍于夷。卒至片甲不返。此無他。當時一意於戰。故有進無退。今則一意于和。故反勇爲怯也。現在僧格林沁兵威已壯。講求戰守。振刷精神。逆夷頗知畏愆。近日天津人民爭鬥之事。該夷亦避其鋒。鹽梟海盜。有欲焚搶夷船者。有跪

求欽差總督願料衆打仗者。欽差總督不許。故未敢擅動耳。不得以偶經小挫。遂謂津民不足用也。試

飭桂良花沙納等勿專議和。會同譚廷襄。鼓厲兵民于文武屬吏紳士之中。得如謝子澄其人者。統率之。懸購重賞。隨宜設施。並令附近州邑。廣募壯勇。聽候調遣。一面
明降

諭旨。大張撻伐。順天直隸京官。有愿回籍團練者。命設法辦理。如此多方準備。一旦狡焉思逞。僧格林沁大兵扼之于前。各路鄉勇躡之于後。加以洩水塞土。諸法夷船欲進不能。欲退不得。而謂不足制其命者。臣不信也。聞

英夷謀主哩啞叭。係廣東嘉應州人。兇悍異常。每至桂
夏花沙納公館。凌辱咆哮。臣不識桂夏花沙納坐擁兵
衛。亦已不少。何至畏一哩啞叭。而不敢動。曾被津民檢
住。欽差總督反爲之解圍。擬請飭令設法捕獲。立即梟
示。不必稽留訊解。以免疏虞。又聞廣東九十六鄉民風
驍勇。前年平紅頭賊。皆賴其力。夷匪往搜軍器。受傷而
回。又糾南海番禺兩縣。令鄉民聲言。夷人入我界者。不
論何人。登時殺死。遂不敢入。三月羅情衍龍元僖蘇廷
魁到彼。團練已有數萬人。至今會否打仗。无有捷報。意
者。

朝廷未與主張耳。抑羅愷衍等恐如黃琮寶琿之獲咎耶。
擬請

優旨。作其銳氣。尅日大舉。惟黃宗漢稟承執政主和之議。
繞道遷延。請

飭速往會勦。勿再徘徊觀望。轉掣紳民之肘。務使同心協
力。迅奏膚功。天津夷船聞之。必有折回自救者。而我截
其海口歸路。雖未必聚而殲旃。要非孟浪以僥倖也。謀
國者曰。一戰不勝。奈何。曰。請添兵再戰。戰有勝有敗。若和
則有敗無勝矣。曰。勝之于此。報復于他處。奈何。勝之于
今。而報復于後日。奈何。曰。始終不忘戰而已矣。犬羊之

性。但經懲創。徃徃不敢報復。觀于道光年間。台灣失利。惟有藉手耆英。以報達洪阿等。而至今不敢垂涎臺灣。其無能亦可見矣。自古兵凶戰危。原非得已。盡人事以待天。成敗利鈍。雖諸葛亮不能逆睹。謀國者動以事無把握。搖惑。

聖斷。間執人口。沮喪士氣。坐失事機。其意直以望風乞降。爲快。抑又何也。比年各省用兵。勝負無常。得失互見。諸臣何不以事無把握爲慮。而亟欲橐弓戢矢。耶。伏願皇上通籌大局。深顧後患。知夷欲之難期。饜足念事勢之。尙可挽回。左右親貴之言。未必盡是。大小臣工之策。非。

盡無稽。執政諸臣請放夷船內駛者何人。請允夷首要者何人。清夜思維。或亦自知狂謬。祇緣畏罪。怙非。陽作執迷不悟。

皇上不忍遽誅。應請面加訓示。俾各改心易慮。收效桑榆。否則難逃常憲。

嚴諭。桂良。花沙。納譚。廷襄等。非分要求。不得妄奏。事至則戰。無所依違。他如奕山。之以黑龍江外五千餘里。藉稱閒曠。不候

諭旨。拱手授人。此尤寸磔不容蔽辜。臣知皇上之必有以處之也。

計謀既定。

渙汗斯頒。薄海憬然。咸知

上意所在。庶臣民之志固。而蠻夷之風懾。

天討聿新。操縱在我。或遂戰之。或終撫之。再行臨機。應變。臣非不知今所言者。

皇上已厭聞之。特以勢屬憂危。情深迫切。濡淚瀆陳。伏乞聖明洞鑒。謹奏。

按八年大沽之役。桂相議撫。其時在廷諸臣。封章連上。率多留中不發。此摺抄傳在外。因備錄之。其論和戰之利害。可謂深切著明矣。和親之議。倡于漢之婁敬。其時

樊噲請得十萬人橫行匈奴。大臣以爲可斬。乃漢孝武卒用其計。選兵命將窮追單于數萬里外。深入其廷。雖勞民傷財。而邊患因之稍息矣。宋何去非之論漢武帝曰。兵有所不必用。固又有所必用。古之人君有忘戰而惡兵。其敝也。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于弱而不能振。匈奴之患起于高帝之末。高后及惠文景因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然漢之于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其爲患也。可勝言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將命師。先發而昌誅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

數百。單于窮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制四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單于頓顛。臣順。謁期聽令。比于內諸侯。雖曰勞師。匪財。而功烈之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被邊患。其成役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乃昧者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之任。而猥以其黷于兵。與秦皇同日而譏之。豈不痛哉。按

國初龍興。其時北部之尼堪。外蘭。及扈倫四部。方貳于明。世爲仇敵。

太祖

太宗次第征之至于

聖祖平定噶爾丹。則自黑龍江以西。盡喀爾喀四部之地。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蒙古游牧之區。皆歸一統。時與俄羅斯定邊界。黑龍江之南岸。盡屬中國。乃歸我。昔年侵地。定于喀爾喀東部之庫倫。立石勒會議七條。刑牲爲誓。于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悉隸版圖。迨乾隆間。蕩平準部。戡定回疆。則西北窮塞之域。極于天山葱嶺。計前後大小用兵數百戰。餉需萬萬。拓地之廣。超軼前代。此殆所謂刷數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者歟。今之議撫者。不過曰以息兵以安民也。漢高帝

白登一蹙。遽議和親。撫之不爲不速。而高后及惠文景四世。貽息安見。與民休息之終。收其效哉。今且以明事論之。明之倭患。始于奸商浸尋。及于豪貴朱執。下車首請。窮治奸黨。掃除內盜。此爲拔本塞源之治。若非諸貴家內結臺官。坐其啟衅。則倭寇可平。其後海禁漸弛。浙東再亂。王忬普陀山之捷。張經王江涇之捷。中樞蔽嫉。中以蜚議。論者惜之。胡宗憲牽制嚴趙。未嘗不有意于撫。然其賄斬徐海。誘擒汪直。是亦所謂千金用兵。百金求間。豈得以賞奸賄盜。深文而致之哉。其後俞大猷。經營兩浙。威繼光。馳驅閩海。卒收其成。而東南之患以息。

此非勦之成效歟。萬厯間倭侵朝鮮。朝廷發兵援之。李如松平壤一捷。生繫三倭。廓清之功。可旦夕俟。徒以碧蹄輕進。篲功虧。于是沈惟敬之款計復行。顧養謙之封貢續請。乃倭人朝受冊書。夕羈鄰使。澄山不退。鵬綠潛窺。而邢玠等奉政府處分。猶以陽戰陰和。陽勦陰撫。密爲指授。于是捷章連上。虛級冒功。直待關白貫亾。惟敬棄市。禍始稍息。然則撫之無益可覩矣。前之擾在南。而勦收其效者。將帥之得人也。後之擾在北。而撫卒無益者。筦樞之失策也。勦而後撫。其庶幾諸葛武侯之于孟獲。唐太宗之于頡利乎。撫而後勦。雖漢之文景。不能

得之于匈奴。何況其他。今之英吉利。未必大于明之日本也。其爲患于中國。不如日本之久也。然沙角之斃夷兵者數百。吳淞之斃夷兵者數百。定海之斃夷兵者千餘。是官兵之勦。未嘗無成效也。一劊于粵東之三元里。再劊于廈門之陳姓。三劊于靖江之居民。是鄉勇之勦。未嘗无成效也。乃自粵東議欵以來。在我則曰罷戰而議撫。在彼則曰先戰而後商。粵東就撫而擾于閩浙。乍浦就撫而擾于吳淞。撫之無益可觀也。今叅核前後。比事屬詞而論之。林文忠之燒烟。其操切有似于朱統。然統之議海禁。先內而後外。當其初至。卽捕通倭者九十

餘人立斬之于演武場。予以此惜文忠之未能盡法以治洋商也。義律馬利遜者其明之徐海汪直乎。天津不誅失幾一也。粵東夷館不捨失幾二也。三元里解圍而出失幾三也。夫其罪十百于徐海汪直。而其時捨之之易如釜中之魚。几上之肉。而交臂失之。然則當日之斷斷焉。持撫議者。有能如胡宗憲之不激夷禍。不損國威。深沈而速決者乎。其輕訾之也。若夫粵東之撫靖逆奏稱。四月初八日之捷。江浙之撫揚威奏稱。鎮海定海之捷。又從而保舉在事之文武員弁。是又明之邢玠楊鎬輩。虛級冒功。張濂所謂罰罪之典。移而爲賞功之令者。

今昔情形。異代同揆。可勝慨哉。